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議報全編

新民社輯

第二集：名家著述（中國近十年史論、滅國新法論、瓜分危言、亡羊錄、國聞短評、汗漫錄、學界雜纂、康南海傳、學校課卷、瀛海綜談、偉人佳話）
第七卷至第九卷
第三集：新書譯叢（國家論、各國憲法異同論、帝國主義論、社會進化論）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第貳集名家著述

中國近十年史論
滅國新法論
瓜分危言錄
亡羊錄

國聞短評
汗漫錄
學界雜纂
康南海傳

學校課卷
瀛海縱談
偉人佳話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清議報全編卷七

第二集丙

名家著述第四至第九

中國近十年史論 第四

新會梁啓超著

第一章 積弱溯源論

嗚呼。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之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忽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之無血性之人也。乃或雖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則亦雖欲救之而不得所以爲救之道。譬有患癆病者。其臟腑之損壞。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謂爲無病。一旦受風寒暑濕之侵暴。或飲食消養之失宜。於是病象始大顯焉。庸醫處此。謂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劑以表之。謂其滯食也。而投峻削之劑以攻之。不知伏於新病之前者。有舊病焉。爲外病之導線者。有內病焉。治其新而遺其舊。務其外而忽其內。雖欲治之。烏從而治之。其稍進者。見其羸弱瘠瘵之亟當培養也。而又習聞夫參苓桂朮之可以引年也。於是旁採舊方。進以補劑。然而積疴未除。遞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驅病之效。且恐反爲增病之媒。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是故善醫者必先審病源。其病愈久。則其病源愈深而遠。其病愈重。則其病源愈多而繁。淺而近者易見。深而遠者難明。簡而單。

者。雖庸醫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雖國手亦或昧於目。夫是以醫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鱗角也。醫一身且然而況醫一國者乎。

嗟乎。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久耶。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重耶。昔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湊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鵲曰。疾之居湊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針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國今日之受病。有以異於此乎。夫病猶可爲也。病而不自知其病。不可爲也。不自知其病。猶可爲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惡之。不可爲也。嗚呼。吾國之受病。蓋政府與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馴致之也。非一時。其釀成之也。非一人。其敗壞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堅冰。至所由來者漸矣。淺識者。流徒見夫江河日下之勢。極於今時。因以爲中國之弱。直此數年間事耳。不知其積弱之源。遠者在千數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數十年之內。積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長夫使蚤三十年而治之。則一湯熨之勞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針石之力耳。而乃蹉蛇蹉跎。極於今日。夫豈無一二先覺。懷抱方術。大聲疾呼。思欲先時而拯之者。其奈舉世夢夢。昊天悠悠。

非特不採其術。不聽其言。直將窮之。逐之。戮之。絕之。使舉國之人。無不諱疾忌醫。以圖苟全。至於今日。殆扁鵲望而退走之時矣。雖然。孟子不云乎。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日始知爲病。而始謀醫之。雖曰遲乎。然使失今不爲。更閱數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我同胞國民。夫豈無怵惕惻隱於其心者乎。抑吾尤懼夫所稱國手者。不審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處今日危急存亡間。不容髮之頃。而猶出庸醫之伎。倆。摭拾日前一二小節。彌縫補苴。藥不對症。一誤再誤。而終斷送我國於印度埃及土耳其之鄉也。故於敘述近事之前。先造此論。取中國病源之繁雜而深遠者。一一論列之。疏通之。證明之。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論而投良藥焉。今雖瞑眩。後必有瘳。其慎勿學齊桓侯之至死而不寤也。

第一節 積弱之源於理想者

國家之強弱。一視其國民之志趣品格以爲差。而志趣品格有所從出者。一物焉。則理想是己。理想者何物也。人人胸中所想像。而認爲通常至當之理者也。凡無論何族之民。必有其社會數千年遺傳之習慣。與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訓所傳述。漸漬深入於人人之腦中。滌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謂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種種風俗。種種事業。凡有一舊理想久行於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奪而易之。非有雷霆萬

鈞之力不能。

中國人腦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寶者固不少。其誤而當改者亦頗多。歐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國人無愛國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國民愛國之心。比諸歐西日本。殊覺薄弱焉。此實不能爲諱者也。而愛國之心薄弱。實爲積弱之最大根原。吾嘗窮思極想。推究其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發源於理想之誤者。有三事焉。

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中國人向來不自知其國之爲國也。我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爲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中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游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而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泛泛視爲行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即已諸國並立。此後雖有變遷。而其爲列國也。依然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人人腦中之理想。常有一國字浮於其間。其愛國也。不教而自能。不約而自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緣此理想。遂

生二蔽。一則驕傲而不願與他國交通。二則怯懦而不欲與他國爭競。以此而處於今日交通自由競爭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礙耶。故此爲中國受病之第一根源。雖然。近年以來。此理想有迫之使不得不變更消滅者矣。

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即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名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每一朝之廢興。而一國之稱號即與之爲存亡。豈不大可駭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因以國家與朝廷混爲一談。浸假而以國家爲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實文明國民之腦中。所夢想不到者也。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過偶然一時爲國民中巨擘之巨室云爾。有民而後有君。天爲民而立君。非爲君而生民。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國民數千年醉迷於誤解之中。無一人能自拔焉。真可奇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爲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顧噴

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爲辱焉。以爲耻焉。則以誤認朝廷爲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夫使認朝廷爲國家。而於國家之成立無所損。吾亦何必齟齬焉。無如國家之思想不存。即獨立之志氣全萎。但使有一姓能箝制我而鞭箠我者。我即從而崇拜之擁護之。馴致異種他族。踐吾土而食吾毛。亦馴然奉之爲朝廷。且侈然視之爲國家。若是者。蓋千餘年於茲矣。推此理想也。則今日之印度。豈嘗無朝廷哉。我國民其亦將師印度而恬不爲怪也。中國所以永遠沉埋之根源。皆在於此。此理想不變。而欲能立國於天地之間。其道無由。

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也。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爲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恒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凡官吏以公事致書於部民。其簡末自署。必曰。汝之僕某某。蓋職分所當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國民之全體。而不敢毀。即所以鞏護國家之基礎。而勿使壞也。乃吾中國人之理想。有大異於是者。唐韓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愈之斯言也。舉國所傳誦。而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者也。嗟乎。如愈之。

言。吾豈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其贅旒而無謂也。吾豈不解夫自主獨立之國民。爲今世文明之國所最尊重者。竟當盡誅而靡有孑遺也。今使有豪奴於此。奪其主人之財產。爲己有。而曰主人供億若稍不周。行將鞭撻而屠戮之。雖五尺童子。未有不指爲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異是乎。而我國民守之爲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議焉。更無論駁詞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我國民所以沈埋於十八層地獄。而至今不獲見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說。成爲義理。而播毒種於人心也。數千年之民。賊既攘國家爲己之產業。繫國民爲己之奴隸。曾無所於忤。反得援大義以文飾之。以助其凶。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於奴隸。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隸而干預家事。未有不獲戾者也。既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則褻裳以去。別投新主而已。此奴隸之恒情也。故夫西人以國爲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不然。有國者僅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安所往而不敗也。以上三者。實爲中國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瘡百孔。萬穢億腥。皆其子孫也。今而不欲救中國則已耳。苟欲救之。非從此處拔其本塞其源。變數千年之學說。改四百兆之腦質。雖

有善者無能爲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義者既已如鳳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遠。此所以流失敗壞。極於今時。而後顧茫茫。未知稅駕於何日者也。

第二節 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今之論國事者。每一啓齒。未有不太息痛恨。唾罵官吏之無狀矣。夫吾於官吏。則豈有恕辭焉。吾之著此書。即將當局者十年來殃民誤國之罪。一一指陳之。而不爲諱者也。雖然。吾以爲官吏之可責者固甚深。而我國民之可責者亦復不淺。何也。彼官吏者。亦不過自民間來。而非別有一種族。與我國民渺不相屬者也。故官吏由民間而生。猶果實從根幹而出。樹之甘者其果恒甘。樹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國民而爲良國民也。則任於其中。簽掣一人爲官吏。其數必贏於良。我國民而爲劣國民也。則任於其中。慎擇一人爲官吏。其數必倚於劣。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久矣。夫聚羣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羣聵不能成一師。曠聚羣怯不能成一烏獲。以今日中國如此之人心風俗。即使日日購船炮。日日築鐵路。日日開礦務。日日習洋操。亦不過披綺繡於糞牆。鏤龍蟲於朽木。非直無成。醜又甚焉。故今推本窮源。述國民所以腐敗之由。條列而僂論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罵盡天下也。或者吾國民一讀而猛省焉。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今將風俗之爲積弱根源者。舉其瑩瑩大端如下。

一曰奴性。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夫既言之矣。雖然。彼之以奴隸視吾民。猶可言也。

吾民之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故使我誠不甘爲奴隸。則必無能奴隸我者。嗟乎。吾不解吾國民之秉奴隸性者何其多也。其擁高官。籍厚祿。盤踞要津者。皆真奴性獨優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則不能一日立於名場利藪間也。一國中最有權勢者。既在於此輩。故舉國之人。他無所學。而惟以學爲奴隸爲事。驅所謂聰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於奴隸學校。不以爲恥。反以爲榮。天下可駭可痛之事。孰有過此者。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諸君未嘗游京師。未嘗入宦場。雖聞吾言。或不信焉。苟躬歷其境。見其昏暮乞憐之態。與其趨趨嗁嗁之形。恐非徒怵惕而有不慊於心。更必且赧怍而不忍挂諸齒。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者。其妻妾見之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誠至言哉。誠至言哉。夫居上流之人。既如此矣。尋常百姓。又更甚焉。鄉曲小民。視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宮闕。奉摺紳如神明。昔西報嘗有戲言。謂在德國爲俾士麥。不如在中國做一知縣。在英國爲格蘭斯頓。不如在中國做一縣丞。非過言也。然則官吏之所以驕橫暴戾。日甚一日者。未始不由民間驕縱之而養成之也。且天下惟能諂人者。爲能驕人。亦惟能驕人者。爲能諂人。州縣之視百姓。則奴隸也。及其對道府以上。則自居於奴隸也。監司道府之視州縣。則奴隸也。及其對督撫。則自居於奴隸也。督撫視司道以下。皆奴隸也。及其對君后。則自居於奴隸也。其甚者。乃至對樞垣閣臣。或對至穢至賤宦寺宮妾。而亦往往自居奴隸也。若是乎。舉國之大。竟無一人不被人

視爲奴隸者。亦無一人不自居奴隸者。而奴隸視人之人。亦即爲自居奴隸之人。豈不異哉。豈不痛哉。蓋其自居奴隸時所受之恥辱苦孽。還以取償於彼所奴隸視之人。故雖日日爲奴。而不覺其苦。反覺其樂。不覺其辱。反覺其榮焉。不見夫土豪乎。自役乎。彼入而見長官也。肩躄瑟縮無所容。吮癰舐痔無不至。及出而武斷鄉曲。則如虎傅翼。擇肉而食。而小民之畏彼媚。彼奔走而奉養彼者。固自不乏人矣。若是乎。彼之所得者。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若是乎。奴隸不可爲而果可爲也。是以一國之人。轉相倣效。如蟻附羶。如蠅逐臭。如疫症之播染。如肺病之傳種。昔有某畫報。繪中國人之狀態者。圖爲一梯。梯有級級。有人級千百焉。人無量數焉。每級之人。各皆向其上級者稽首頂禮。各皆以足蹴踏其下級者。人人皆頂禮人焉。人人皆蹴踏人焉。雖曰虐謔。亦實情也。故西國之民。無一人能凌人者。無一人被凌於人者。中國則不然。非凌人之人。即被凌於人之人。而被凌於人之人。旋即可以爲凌人之人。咄咄怪事。咄咄妖孽。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奴性而已。故西國之民。有被壓制於政府者。必羣集抗論之。抵拒之。務底於平而後已。政府之壓制且然。外族之壓制更無論矣。若中國則何有焉。忍氣吞聲。視爲固然。曰惟奴性之故。嗟乎。奴隸云者。旣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

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巽然誇耀。儕輩以爲榮。寵及嬰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蹴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太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爲本分。是即所謂奴性者也。今試還視我國人。彼蟻民之事官吏。下僚之事長官。有一不出於此途者乎。不甯惟是而已。凡民之受壓制於官吏而能安之者。必其受壓制於異族而亦能安之者也。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民之有奴性者。其與國家交涉。止有服役納稅二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雖國事危急之際。彼蚩蚩者。狃於歷朝亡國之習。以爲吾知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天下至大。主人至衆。安所往而不得奴隸。譬猶犬也。豢而飼我。則爲之守夜而吠人。苟易他主。仍復豢而飼我。則吾亦爲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爲何人。別關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爲刀刺不傷。火熱不痛之世界。嗚呼。有如此性。有如此民。積之千歲。毒徧億身。生如無生。人而非人。欲毋墮落。恃奚以存。匪敵亡我。繫我自淪。斯害不去。國其灰塵。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於我國民者也。

二曰愚昧。凡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臟腑血脈而已。而尤必有司覺識之腦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備。而無腦筋。猶不得謂之人也。惟國亦然。既有國形。復有國腦。腦之。不具形爲虛存。國腦者何。則國民之智慧是已。有智慧則能長其志氣。有智慧則能增其胆識。有智慧則能生其實力。有智慧則能廣其謀生之途。有智慧則能美其合羣之治。集全國民之良腦而成一國腦。則國於以富。於以強。反是則日以貧。日以弱。國腦之不能離民智而獨成。猶國體之不能離民體而獨立也。信如斯也。則我中國積弱之源。從可知也。四萬萬人中。其能識字者。殆不滿五千萬人也。此五千萬人中。其能通文意閱書報者。殆不滿二千萬人也。此二千萬人中。其能解文法執筆成文者。殆不滿五百萬人也。此五百萬人中。其能讀經史。略知中國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滿十萬人也。此十萬人中。其能略通外國語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滿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學之本源。考人羣之條理。而求所以富強吾國進化吾種之道者。殆不滿百數十人也。以堂堂中國。而民智之程度。乃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喟喟而長悲也。而吾所最悲者。不悲夫少特達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蓋特達智慧者。人類中之至難得者也。非惟中國不多有之。即西國亦不多有之。若夫通常智慧。則異是矣。西國之民。自六七歲時。無論男女。皆須入學校。至十四五歲。然後始出校。其校中所讀之書籍。皆有定本。經通儒碩學之手編成。凡所以美人性質。長人

志趣。溲人識見。導人材藝者。無不備焉。即使至貧之家。至鈍之童。皆須在校數年。即能卒業。數卷。而其通常之智慧。則固既有之矣。故無論何人。皆能自治其身。自謀其生。一尋常之信。人人皆能寫。一淺近之報。人人皆能讀。但如是。而其國腦之強。已不可思議。其國基之固。已不可動搖矣。且天下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多而不能出一特達智慧之人者。亦未有常通智慧之人。少而能出特達智慧之人者。以天賦聰明而論。中國人豈必讓於西人哉。然以我國第一等智慧之人。與西國第一等智慧之人比較。而常覺其相去霄壤者。則以乏通常智慧故也。今之所謂搢紳先生者。咿啞占畢。欺驕鄉愚。曾不知亞細歐羅。是何處地方。漢祖唐宗。係那朝皇帝。然而秀才舉人出於斯焉。進士翰林出於斯焉。浸假而州縣監司出於斯焉。軍機督撫出於斯焉。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一舉而付於其手矣。若以此爲不足語耶。舍而求之於市廛之商族。鄉井之農氓。更每下愈況矣。何也。我國固無通常智慧之人也。以此而處於今日腦與腦競爭之世界。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天下之險象。孰有過是者也。雖然。明知其險而無以易之。此所以日弱一日而至于今也。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爲一羣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而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遂將從此而長已也。是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三曰爲我。天下人亦孰不愛己乎。孰不思利己乎。愛己利己者。非聖人之所禁也。雖然。人也者。非能一人獨立於世界者也。於是乎有羣。又非能以一羣占有全世界者也。於是乎有此羣與彼羣。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羣與彼羣交涉。則內吾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小我大我之別焉。當此羣與彼羣之角立而競爭也。其勝敗於何判乎。則其羣之結合力大而強者必贏。其羣之結合力薄而弱者必細。此千古得失之林矣。結合力何以能大。何以能強。必其一羣之人。常肯紉身而就。羣捐小我而衛大我。於是乎愛他利他之義最重焉。聖人之不言爲我也。惡其爲羣之賊也。人人知有身不知有羣。則其羣忽渙落摧壞。而終被滅於他羣。理勢之所必至也。中國人不知羣之物爲何物。羣之義爲何義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羣之我。昔日本將搆釁於中國。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國之大。疑勢力之不敵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國名爲一國。實則十八國也。其爲一國。則誠十餘倍於日本。其爲十八國。則無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乃果也。戰端既起。而始終以直隸一省敵日本全國。以取大敗。非伊藤之僥倖而言中也。中國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於天下矣。又豈惟分爲十八國而已。彼各省督撫者。初非能結合其所治之省而爲一羣也。不過微倖戰禍不及於己轄。免失城革職之處分。借設防之名。以觀成敗而已。其命意爲一己而非爲一省也。彼各省之民。亦非能聯合其同省者以爲

一群也。幸鋒鏑未臨於眉睫。而官吏亦不強我使急公家之急。因飽食以嬉焉。袖手而觀焉。其命意亦爲一己也。昔吾聞明懷宗煤山殉國之日。而吾廣東省城。日夜演戲。初吾不甚信之。及今歲到上海。正值聯軍入北京之日。而上海笙歌簫鼓。熙熙焉。融融焉。無以少異於平時。乃始椎胸頓足。痛恨於我國民之心。既已死盡也。此無他爲我而已矣。諺有之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國民人人腦中。皆橫亘此三語。奉爲名論。視爲秘傳。於是四萬萬人。遂成爲四萬萬國焉。亡此國而無損於我也。則束手以任其亡。無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國而有益於我也。則出力以助其亡。無所慙怍焉。此誠爲我者。魑魅魍魎之情狀也。以此而立於人群角逐之世界。欲以自存。能乎不能。

四曰好僞。好僞之極。至於如今日之中國人。眞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臣之事其君。長之率其屬。屬之奉其長。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士之結其耦。友之交其朋。無論何人。無論何事。無論何地。無論何時。而皆以僞之一字行之。章奏之所報者。無一非僞事。條告之所頒者。無一非僞文。應對之所接者。無一非僞語。舉國官缺。大半無事可辦。有職如無職。謂之僞職。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無律。謂之僞律。文之僞也。而以八股墨卷。謂爲聖賢之微言。武之僞也。而以弓刀箭石。謂爲干城之良選。以故統兵者。扣額尅餉。而視爲本分之例規。購械者。以一報十。而視爲應得之利益。闍寺名分至賤。而可以握一國之實。

權。胥隸執業至醜。而可以掌全署之威福。凡茲百端。皆生於僞。然僞猶可療也。僞而好之。不可瘳也。世有號稱清流名士者流。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讀其文。則字字皆賈生之痛哭涕零。誦其詩。則篇篇皆少陵之孤忠義憤。而考其行。則醇酒婦人也。察其心。則且食蛤蜊也。夫既無心愛國。無心憂國。則亦已矣。而爲此無病之呻吟何爲焉。雖然。彼固不自覺其爲僞也。因好之深而習慣之。以爲固然也。尤有咄咄怪事者。如前者日本之役。今茲團匪之難。竟有通都大邑之報館。摭拾殘唐水滸之譌語。以構爲劉永福空城之計。李乘衡黃河之陣者。而舉國之人。靡然而信之。夫靡然而信之。則是爲作僞者所欺也。猶可言也。及其事過境遷。作僞情狀。既已敗露。而前此之信之者。尙津津然樂道之。叩其說。則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且快意焉。是則所謂好僞也。不可言也。嗚呼。中國人好僞之憑據。萬緒千條。若盡說者。更僕難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至舉國之人。而持一僞字以相往來。則亦成一虛僞泡幻之國而已。本則先撥。雖無外侮之來。亦豈能立於天地間耶。

五曰怯懦。中國民俗。有與歐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即歐日尙武。中國右文是也。此其根源。殆有由理想而生者。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孟子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凡此諸論。在先聖昔賢。蓋有爲而言。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所謂也。降及末流。誤用斯言。寔成錮疾。以冒險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至有好

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之謔。抑豈不聞孔子又有言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吾嘗觀西日本之詩，無不言從軍樂者。又嘗觀中國之詩，無不言從軍苦者。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友人從軍詩，以千億計，皆祝其勿生還者也。兵之初入營者，戚黨贈之以標，曰：祈死以視杜市兵車行。所謂車磷磷，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其一勇一怯，相去何太遠耶！何怪乎中日之役，旗綠湘淮軍數十萬，皆鼓聲甫作，已棄甲曳兵而走也。夫兵者不祥，聖賢之無義，戰甯非至道歟？雖然爲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爲國民者不可以無勇。處今日生存競爭最劇最烈，百虎耽視，萬鬼環瞰之世界，而爾然偷息酣然偃臥，高語仁義，甯非羞耶？詩曰：天之方懫，無爲夸毗。傳曰：夸毗謂柔脆無骨之入也。夫人而柔脆無骨，謂之非人焉可也。合四萬萬柔脆無骨之人而成一國民，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中國世俗有傳爲佳話者一二語，曰：百忍成金，曰：唾面自乾，此誤盡天下之言也。夫入而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無耻，孰過是焉？天生人而界之以權利，且界之以自保權利之力量，隨即界之以自保權利之責任者也。故人不思保護其權利者，即我對於我而有未盡之責任也。故西儒之言曰：侵人自由權者爲第一大罪，放棄己之自由權者罪亦如之。放棄何以有罪？謂其長惡人之氣，蝕損人類之資格也。犯而不校，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然欲使盡天下而皆出於此途。

是率天下人而爲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而弱肉強食之禍。將不知所終極也。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成是。並爲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遍勢力之強於己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民權由茲而失。國權由茲而亡。彼當局之人。日日割地而不以爲忤者。豈非所謂能讓者耶。豈非所謂唾面自乾者耶。無勇之害。一至於此。彼西方之教。曷嘗不曰愛。如友。降己下人。乎。然其人民遇有壓力之來。未有不出全力以抗拒之者。爲國流血。爲民流血。爲道流血。數千年西史。不絕書焉。先聖昔賢之單語片言。固非頑鈍無耻者所可藉以藏身也。吾聞日本有所謂日本魂者。謂尙武之精神是也。嗚呼。吾國民果何時始有此精神乎。吾中國魂果安在。乎。吾欲請帝遣巫陽而招之。

六曰無動。老子有言曰。無動爲大。此實千古之罪言也。夫日非動不能發光熱。地非動不能育萬類。人身之血輪。片刻不動。則全身凍僵矣。故動者萬有之根原也。易曰。人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動之謂也。乃今世之持論者。則有異焉。曰。安靜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譽人之詞也。曰。喜事也。曰。輕進也。曰。紛更也。皆貶人之詞也。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一則曰。依成法。再則曰。查舊例。務使全國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於隕然不動之域。然後已。吾聞官場有六字之秘訣。曰。多叩頭。少講話。由今觀之。又不

惟官場而已。舉國之人。皆從此六字陶鑄出來者。也是故汚吏壓制之也。而不動。虐政殘害之也。而不動。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動。萬國富強之成效。燦然陳於目前也。而不動。列強瓜分之奇辱。咄然迫於眉睫也。而不動。譚瀏陽先生仁學云。自李耳出。遂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頽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關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黜以入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而可保也。嗚呼。吾每讀此言。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抑吾又聞之重學之公例。謂凡物之有永靜性者。必加以以外力而始能動也。故吾向者猶有所冀焉。冀外力之庶幾助我乎。顧近年以來。中國受外力之加者。亦既屢見不一見矣。而其不動也依然。豈重學之例。猶有未足據者耶。抑其外力所加者尙微弱。而與本性中所含之靜力尙未足成比例耶。雖然。外力而加強焉。加重焉。竊恐有不能受者矣。若是乎。此無動爲大之中國。竟長此而終古也。是則可憂也。以上六者。僅舉大端。自餘惡風。更僕難盡。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其深根固蒂也。經歷夫數千

餘年。年之漸漬。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傳染蔓延也。盤踞乎四百兆人。人之腦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萬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長此安窮。賈長沙能無流涕。嗚呼。我同胞。苟深思焉。猛省焉。必當憬然於前。此致弱之故。有不能專科罪於當局諸人。又怵然於此。後救弱之法。有不能專責望於當局諸人者。吾請更質言其例。今日全國人所最集矢者。在樞臣之中。豈非載漪乎。剛毅乎。趙舒翹乎。在疆臣之中。豈非裕祿乎。毓賢乎。李秉衡乎。夫漪剛裕趙毓李之誤國殃民。萬死不足蔽罪。無待言矣。今以漪剛趙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他之親王大學士尙書侍郎。其有以愈於漪剛趙乎。吾未見其能也。以親王大學士尙書侍郎爲皆不可用。而代以九卿學士。其有以愈於尙書侍郎以上乎。以九卿學士爲皆不可用。而代以科道編檢部員。其有以愈於九卿學士乎。吾未見其能也。今以裕毓李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以他之將軍督撫。其有以愈於裕毓李乎。吾未見其能也。以將軍督撫爲皆不可用。而代以藩臬道州。其有以愈於將軍督撫乎。以藩臬道府皆不可用。而代以同通州縣。其有以愈於藩臬道府乎。吾未見其能也。充其類而極之。乃至以現時京外大小臣工爲皆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未注朝籍之士民。其有以遠愈於現時大小臣工乎。吾未見其能也。何也。吾見夫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漪剛趙裕毓李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性質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蓋先有無量數漪剛趙裕毓李之同類。而漪剛趙裕毓李乃乘

時而出焉。之數人者。不過偶然爲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漪剛趙裕毓李去。而百千萬億之漪剛趙裕毓李。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李僵而桃代。狼却而虎前。有以愈乎。無以愈乎。吾請更以一言正告我國民。國之亡也。非常局諸人遂能亡之也。國民亡之而已。國之興也。非常局諸人遂能興之也。國民興之而已。政府之良否。恒與國民良否爲比例。如寒暑針之與空氣。然分秒無所差忒焉。絲毫不能假借焉。若我國民徒責人而不知自責。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則吾恐中國之弱。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 積弱之源於政術者

然則當局者遂無罪乎。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縱成今日之官吏者。則今日之國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是也。數千年民賊。旣以國家爲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爲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保護私產之術將奈何。彼私產者。固由紆國民之臂。而奪得其公產以爲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土人。一日起而復還之。原土人者。誰即國民是也。國民如何然後能復還其公產。必有氣焉而後。可必有智焉而後。可必有力焉而後。可必有羣焉而後。可必有動焉而後。但使能挫其氣。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羣。制其動。則原主人永遠不能復起。而私產乃如磐石苞桑。而無所患。彼民賊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術。無一不以此五者爲鵠。千條萬緒而不紊其領。

百變億化而不離其宗。多歷一年。則其網愈密。多更一事。則其術愈下。故夫今日之政術。不知經幾百千萬梟雄險鷲敏練桀黠之民賊。所運算布畫斟酌損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嘗徧讀二十四朝之政史。徧歷現今之政界。於參伍錯綜之中。而考得其要領之所在。蓋其治理之成績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績者。其持術有四。曰馴之之術。曰餽之之術。曰役之之術。曰監之之術。是也。

所謂馴之之術者。何也。人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獨立之性也。有合羣之性也。是民賊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後能就我範圍。不見夫花匠乎。以松栢之健勁。而能蟠屈繚糾之。使如盤如梯如臚如立人如臥獸如蠕蛇。何也。自其勾萌莖達之時。而戕賊之也。不見夫戲獸者乎。以馬之驥。以猴之黠。以獅之戾。以象之鈍。而能使趨踰率舞於一庭。應弦合節。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穉之日。而調伏之也。歷代政治家所以馴其民者。有類於是矣。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於禮樂。吾雖不敢謂然。而要之中國數千年來。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則斷斷然矣。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計也。以焚坑爲焚坑。何如以不焚坑爲焚坑。宋藝祖開館輯書。而曰天

下英雄。在吾殼中。明太祖定制。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間。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制漢人。其手段方法。皆遠出於秦皇之上。蓋術之既久而日精也。試觀今日所以爲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爲未足。而又設爲割裂截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人于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遑及他事。猶以爲未足。禁其用後世事後世語。務驅此數百萬。僉僉矜矜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並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並日用應酬且不解。更奚論經世。猶以爲未足。史助之以試帖。使之習爲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爲鈔胥。猶以爲未足。猶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八股試帖楷法不足。盡其腦筋之用。而橫溢於他途也。於是提倡所謂考據詞章金石校勘之學者。一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猶以爲未足。有僞託道學者出。緣飾經中一二語。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旣明日哲。以保其身。蓋聖經賢傳中有千言萬語。可以開民智長民氣。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徵引。惟撫拾一二語。足以便己之私圖者。從而推波助瀾。變本加厲。謬種流傳。成爲義理。故憤時憂國。有則斥爲多事。合羣講學者。則曰爲朋黨。以一物不知者爲謹愨。以全無心肝者爲善良。此等見地。深入人心。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爲我也。好僞也。怯懦也。無動也。皆天下最可恥之事也。今不

惟不恥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專爲我不甚好僞不安怯懦不樂無動者則舉國之人視之爲怪物。視之爲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尙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觀於此而歎彼數千年民賊之所以馴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婦女之纏足者。然自幼而纏之。歷數十年。及其長也。雖釋放之。而亦不能良於行矣。蓋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國藩曰。今日之中國。遂成一不痛不癢之世界。嗟乎。誰爲爲之。而令我國民一至於此極也。

所謂餽之之術者何也。孟德斯鳩曰。專制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而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有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卽以府賞自榮之念是也。彼專制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語也。蓋消盡中國數千年所以餽民之具矣。彼其所以馴吾民者。既已能使之如妾婦如禽獸矣。夫待妾婦禽獸之術。則何難之有。今天畜犬見其主人。搖頭擺尾。前趨後躡。爲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烏纏頭也。故苟持一嚮之肉。以餽畜犬。則任使之如何跳擲。如何回旋。無不如意也。纏千金於腰。以餽游妓。則任使之如何獻媚。如何送情。無不如意也。民賊之餽吾民。亦若是已耳。齊桓公好紫。一國服紫。漢高祖惡儒。諸臣無敢儒冠。曹操號令於國中曰。有從我游者。吾能富而貴。

之。蓋彼踞要津握重權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國之人。載顛載倒。如狂如醉。爭先恐後。奔走而趨就之矣。而其趨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國中聰明最高才力最強之人也。既已飭得此最有聰明才力者。皆入於其彀中。則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圍笠之而已。彼蟻之在於垤也。自吾人視之。覺其至微賤至么麼而可憐也。而其中有大者。王焉。有小者侯焉。羣蟻營營逐逐。以企仰此無量之光榮。莫肯讓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淪於法也。一切政權土地權財權。皆握於他人之手。本國人無一得與聞。自吾人視之。覺其跼天跼地。無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謂官職焉。仍有其所謂科第焉。每三年開科取士。其狀元之榮耀。無以異於昔時。越人之企望而趨爭之者。至今猶若鶩焉。當順治康熙間。天下思明。反側不安。聖祖仁皇帝。一開博學鴻詞科。再設明史館。搜羅遺佚徵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蓋所以飭民者得其道也。此術也。前此地球各專制之國。莫不用之。而其最嫻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則中國爲最矣。所謂役之之術者何也。彼民賊既攘國家爲己一家之私產矣。然國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數人。可以督治而鈐轄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於是官吏立焉。文明國之設官吏所以爲國民理其公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民。專制國之設官吏。所以爲一姓保其私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君。此源頭一殊。而末流千差萬別。皆從此生焉。故專制國之職官。不必問其賢否才不。

才而惟以安靜謹慎。能遵守舊規服從命令者爲貴。中國之任官也。首狹其登進之途。使賢才者無自表見。又高懸一至榮耀至清貴之格。以獎厲夫至無用之學問。使舉國無賢無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聰明才力。消磨略盡。然後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繩之以格。資格既老。雖盲瘖亦能躋極品。年俸未足。雖雋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經數十年之磨礱陶冶。恐其英氣未盡去。而服從之性質未盡堅也。恐一英才得志。而無數英才。慕而學之。英才多出。而舊法將不能束縛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縱羣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議者。直如玩嬰兒于股掌。戲猴犬于劇場。使立其朝者。不復知廉恥爲何物。道義爲何物。權利爲何物。責任爲何物。而惟屏息蜷伏於一王之下。夫既無國事民事之可辦。則任豪傑以爲官吏。與任木偶爲官吏等耳。而駕馭豪傑。總不如駕馭木偶之易。易。彼歷代民賊。籌之熟矣。故中國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機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動。滿盤機器。其事件不下千百萬。以一人轉捩之。而綽綽然矣。全國官吏。其人數不下千百萬。以一人駕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以所能如此者。則由役之得其術也。夫機器者。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也。今舉國之官吏。皆變成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所以爲駕馭計者。則得矣。顧何以能立於今日文明競進之世界乎。所謂監之之術者何也。夫既得馴之。餽之。役之。之術。則舉國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雖

然一國之犬。安保無一二非常豪傑。不甘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者。又安保無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學陳涉之輟耕隴畔。效石勒之倚嘯東門者。是不可以不監。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監民之具也。取於民之租稅。所以充監民之經費也。設科第開仕途。則於民中選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監其儔也。故他國之兵。所以敵外侮。而中國之兵。所以敵其民。昔有某西人語某親王曰。貴國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騁於疆場。蓋整頓之。某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嗚呼。此三字者。蓋將數千年民賊之肺肝。和盤托出者也。夫既以國民爲家賊。則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僞尊六藝。屏黜百家。所以監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厲禁立會。相戒講學。所以監民之結集。使不得聯通聲氣也。仇視報館。興文字獄。所以監民之耳目。使不得聞見異物也。罪人則孥隣保連。坐所以監民之舉動。使不得獨立無懼也。故今日文明諸國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會之自由。言論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動之自由。皆一一嚴監而緊縛之。監之縛之之既久。賢智無所容其發憤。桀黠無所容其跳梁。則惟有灰心短氣。隨波逐流。仍入於奴隸妾婦機器之隊中。或且捷足爭利。搖尾乞憐。以苟取富貴。雄長儕輩而已。故夫國民非生而具此惡質也。亦非人人皆頑鈍無耻也。其有不能馴者。則從而餽之。其有不受役者。則從而監之。舉國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國國民腐敗。至於斯極。皆此之由。

觀於此。而中國積弱之大源。從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國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賦之嘔盡心血。徧布羅網。豈不以爲算無遺策。天下人莫予毒乎。顧吾又嘗聞孟德斯鳩之言矣。專制政體。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斷喪元氣。必至舉其所以立國之大木而盡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斫樹而掙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苟且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無異矣。故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焉。嗚呼。孟氏此言。不啻專爲我中國而發也。夫歷代民賦之用。此術以馴民。循民。役民。監民。數千年以迄今矣。其術之精巧完備如此。宜其永保私產。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顧何以劉興項仆。甲攘乙奪。數千年來。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以吾觀之。則數千年之所謂治者。豈眞治哉。特偶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與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夫國也者。積民而成。未有以民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爲盜賊。而可以成國者。中國積弱之故。蓋導源於數千年以前日積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極敝而已。顧其極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顯者何也。昔者爲一統獨治之國內。患雖多。外憂非劇。故擾亂之種子。常得而彌縫之。縱有一姓之

興亡無關全種之榮。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種之競爭。愈轉愈劇。萬馬之足。萬鋒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雖合無量數聰明才智之士。以應對之。猶恐不得當。乃羣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儔。偃然高坐。酣然長睡於此世界之中。其將如何而可也。彼昔時之民賊。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時局也。故務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爲獨一無二之秘傳。譬猶居家設糜者。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繫之。或閉之於暗室焉。夫如是。則吾固信其無能爲盜者矣。其如家務糜務之廢弛何。廢弛猶可救也。一旦有外盜焉。闖然壞其門。入其堂。括其貨物。遷其重器。彼時爲子弟夥伴者。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繫而不能行。暗室仍閉而莫爲啓。則惟有瞠目結舌。聽外盜之入此室處。或割然長嘯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國之情形。有類於是。彼有司牧國民之責者。其知之否耶。抑我國民其知之否耶。

第四節 積弱之源於近事者

以上三節所言。皆總因也。遠因也。雖然。尙有分因焉。近因焉。總因遠因者。譬之刑法。則猶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則猶私罪也。總因近因之種根。雖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嘗不可以奏效。即不治之而聽其自生自滅。不有以增其種焉。培其根焉。則其害猶不至如今日之甚。所最可痛者。舊病未去。新病復來。日積月深。納污藏垢。馴至良醫束手。岌岌待亡。吾嘗縱覽本朝入主中夏以來二百餘年之往事。若者爲失機。若者爲養癰。若者爲種禍。若者